

SHEHUIREN

社会人

底层人

他们都是平凡的底层人，没有一天不在**挣扎、奋进**，他们**流血流汗**拼着命改变着自己的现状。◆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会人

——底层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闫成,跃燕,土夫,敦煌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00-9

I. 社… II. ①闫… ②跃… ③土… ④敦… III. 长篇小
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084210 号

社会人

作 者:闫成 跃燕 土夫 敦煌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邓淑杰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90 千字

印 张:34.5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00-9/I·1533

定 价:55.80 元(全三册)

作者简介



闫成，原名阎克伟，男，1960年12月生于新疆石河子。上过大学，教过语文，热爱底层生活，追求真实的日子，怀念住过的小茅屋。20岁开始业余创作，已出版作品数部。现停薪留职为自由撰稿人并进修于人民大学研究生班。

跃燕，原名王跃燕，女，出生于新疆石河子，新疆作协会员。中学时就酷爱文学，梦想写书。1999年3月离乡背井，漂流京城，开始职业写作生涯。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影视专业。现居北京，任某报社责任编辑。已出版散文集《无名指上的戒指》、《走近清贫》，长篇小说《犯罪人》。

责任编辑：邓淑杰

李棟設計

底层人

DICENGREN

第一章

张志壮，孤儿，因自身的缺点被妻子抛弃，但他的优点同缺点一样突出。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大半辈子的失败不叫失败，只要最终胜利了就是一个成功者。

他叫张志壮。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脸上那种因为争强好胜、要面子说大话才具有的表情，当然，我也无法忘记他所具有的才华、善良、勤劳和乐于助人、甘于吃苦的美好品质。就是因为他同时兼有这些，他这大半辈子该得到的才没有得到，不该他担当的，却无故地拥在了他的身上。他这一辈子活得……唉，只要一提起来，我们这些同学就没有一个不摇头叹息的。

1996年8月，我们这些毕业二十周年的中学同学聚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外省的同学也专程赶回来参加，本省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次聚会我最想见到的同学是张志壮，我和他在上学的时候关系就不错，下乡后又在一起相处了八年，只是以后的十二年因我被招工回城才分开了，再就一直没见面，也没有任何联系。

张志壮在同学中的威信较低，许多同学瞧不起他，或者说只是同情、可怜他。他至今还在农村，是我们班惟一没有回来的同学。

应该说，张志壮在我们这些同学中算是比较有才的，吹拉弹唱样样会，还喜欢体育，主要是球类，上中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学校文体队的骨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太多，精力过于分散才造成他

文化课成绩不佳，恢复高考那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当然，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不只他一个，这不丢人，甚至他连续复习三年都名落孙山也不丢人，但是，问题在于他每次考完后都对别的同学吹嘘他考得不错，一道道题都答对了，结果考分公布下来他便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我也取笑过他，尽管我也是名落孙山者之一。现在想来，我当时也不对。

我很关心张志壮现在的情况，想趁这次聚会的机会问问他，可是，他没有来，同学聚会的整个过程中，大家也没有怎么提起他，似乎对他并不是很关心。由此看来，他来不来参加同学聚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成了无关紧要的人了。

我问这次聚会的负责同学彭小玲：“张志壮怎么没有来？是不是没有通知到他？”

彭小玲回答：“我们筹备组专门安排人用了一天时间跑了一趟启东县张志壮所在的村庄，将请帖亲自交给他的。他当时对同学聚会的事无所谓，不感兴趣。”

一听说有人见了，我赶紧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在干什么？”

彭小玲摇摇头说：“农村嘛，还能干什么？就那样吧。”

我决定同学聚会结束后，去看望张志壮。

张志壮是个孤儿，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便遭迫害死了。他是独子，也没有什么亲戚，父母死后便去了孤儿院。那个时候的孤儿院不怎么注重教育，只管吃住。他上了中学后便离开了孤儿院，在父亲的原单位独自住着一间宿舍，生活费由父亲单位负担。中学毕业后，他就同大家一起下乡了。这个人离开父母早，生存能力强，不甘平凡，同时也染上了不少坏毛病，如：吹牛、虚荣、好高骛远，而且性格不太随和，说话不注意分寸，经常得罪人，和班上的好几个同学都不说话。

有一次收工后，我们几个男生在宿舍评论女同学，为评出哪个女同学最漂亮争得脸红脖子粗。与张志壮有矛盾的小胖墩说彭小玲最

漂亮。张志壮本来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但他却在一旁插嘴：

“呸，彭小玲漂亮个球，她给我擦皮鞋我都不要。”其实，张志壮当时还没有穿过皮鞋哩，彭小玲倒有一双半新不旧的皮鞋，那是她妈穿过后在她下乡时给她的。那个年月穿皮鞋的人太少了。好多女同学都羡慕彭小玲的那双皮鞋。

几天后，小胖墩将张志壮的话传给了彭小玲。彭小玲也不示弱，给张志壮使了一计。她叫张志壮去她宿舍，张志壮受宠若惊，像兔子一样跑着去了。彭小玲正在织毛衣，见了张志壮进来头也不抬，故意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

“张志壮，我这会儿正忙着织毛衣，腾不出手，你能不能帮我擦一下皮鞋？”

张志壮早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到脑后了，他高兴地说：“这咋不行？”说着，他弯腰从彭小玲的床下拿出了那双皮鞋。

其他几个同学看着张志壮蹲在那儿仔细地擦皮鞋，哈哈大笑。张志壮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想将皮鞋擦得亮一些。

皮鞋擦好后，彭小玲放下手里的活，拉下脸问：“张志壮，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

张志壮说：“好啊！”

彭小玲接着问：“我漂亮吗？”

张志壮回答：“当然漂亮。你要不漂亮我们生产队就没有漂亮的人了。”他一直蒙在鼓里。

彭小玲问：“你漂亮吗？”

张志壮说：“我不漂亮。”

彭小玲忽然大声说：“你漂亮个球！你给我擦皮鞋我都不要你！”

这一下，张志壮明白了一切，他什么话也没说。他毕竟理亏，白吃一次哑巴亏。其实，大家都知道，张志壮那天说那句话主要是冲着小胖墩的，他同彭小玲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从那以后，彭小玲算是彻底同张志壮断绝了关系。

算来算去，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了。其实他心地不错，人也刚强，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我比较了解他。

到了启东县城，我坐中巴到了镇上，又坐当地农民的小四轮到河西村，这是我当年下乡的地方。二十年啦，认出我的人不多了。我向路边的一个年轻人打听张志壮的住处，年轻人说张志壮不住在村里，他的家在离村五里远的下巴地。下巴地我知道，那是一块形状像人的下巴一样的不怎么好的地。谢了年轻人，我疾步朝那儿走去。

下巴地全种了蔬菜，在一片稀稀拉拉的绿色之中，我远远地看见独独的一幢平房。村里的农民早就盖了楼，张志壮仍旧住在平房里。唉，他是怎么搞的，这么多年了，连盖楼房的钱也没有吗？记得我走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现在恐怕孩子都上中学了吧。

我沿着菜地中的一条小路到了他的房前。一共两个屋，南屋锁着，北屋虚掩着，我推开门在门口大声喊：

“志壮，志壮在吗？”

里面没有应声，我推开门，站在门槛向里张望。屋里空空荡荡，少少的几样旧家具，一个老式电视机，脏脏的饭桌上搁着一个没有刷洗的大碗，旁边还有一个空盘。地下扔着几个烟头，还有菜叶子。

张志壮不在家，看来，我要等他回来了。我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凳上，点燃一支烟。

人这一辈子，各有各的活法，张志壮混到这种地步也是一辈子。仿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可能张志壮命中注定只能这样吧。记得我和他几次高考失败后也就失去了信心，再不想上大学的事情。张志壮的那些音乐爱好，比如拉小提琴，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唱歌也丢掉了，再看不到活跃兴奋的那个张志壮了。他曾经说过要当一名音乐家，看来也不想当了。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他又对文学创作发生了兴趣，在床头上贴了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纸，上面写着“一定要当作家”。还写着一句不知从哪本书上抄来的警句：“温暖的被窝是年轻人的坟墓。”

他是看了一篇自学成才的青年作家的事迹报道后才突然立下了这一壮志的。那段时间，他逢人就说：“上大学不一定有出息，成才的路多着哩。搞写作就是一条。我如果当了作家，比他们考上大学的人要强得多。”

他确实刻苦，早起晚睡，经常熬夜。他一连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一次性寄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小说寄走后，他对我们说：“这四篇小说，最少能发表三篇，其中一篇很有可能获优秀文学作品奖”。他还说：“如果稿费寄来，我就不出工了，请事假专门搞文学创作。我打算再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已经构思好了。”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认为他能具有这样的理想和上进心是难得的。可是其他同学却不这样看他，大家开始讥笑他，挖苦他，有的人已经当着他的面喊：“张作家”了。我知道，张志壮上学时作文写得一般，下乡后又很少写文章，猛地一下写出来小说，恐怕不是那回事，发表的可能性很小，更不可能获奖。

果然，三个月后杂志社给他来了一封信，连稿子一起退回来了。张志壮脸色难看地打开那封信，我也凑过去看了一下，上面写着：

张志壮同志：

来稿收悉，经研究不予刊用。谢谢你的支持，望继续投稿。

编辑部

我还看到退稿上被人家写着评语：“内容灰色，格调低沉，缺少基本写作知识，建议多学学语法，多看看书后再动笔。”

张志壮嘟囔着：“这个编辑不识货，他懂个屁！”然后将稿子和来信锁到了箱子里。从这以后，再不见张志壮写了，也不见他看书学习。他彻底与文化知识断绝了关系。

后来，由于张志壮干活卖力，被队长看上了，队长让他当了生产

组长,是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的,再后来,有消息说张志壮还要被提升为副队长。这个时候,家里来了一个招工小组,因为张志壮是孤儿,他父亲的单位特意照顾他一个名额,我们这些与这次招工无缘的人都羡慕得不行。可是,张志壮要当副队长,他不愿因为招工而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次当官的机会,他拒绝了这次招工,他的指标被招工的人另行安排了。我对张志壮说:“你真傻,副队长有啥当头,回城多好?”

他反问我:“你懂啥?这是我们干部之间的事,当了领导,能和你们的想法一样吗?”

我再懒得理他,心理骂他一句:“傻×”

张志壮最终没有当上副队长,连小组长也被撤掉,原因是他太能吹,在队长跟前什么事都许愿,什么愿都不兑现。

这个时期是张志壮最沉沦的时候,那么多的理想落空了,回城的机会失去了,身边也没有朋友了,同宿舍的人都烦他,搬走了,就剩下我和他俩。我和张志壮没有矛盾,甚至我还感到对不起他,欠他的,他对我确实不错,经常帮我。

我体质弱干农活不行。农活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各人能干完各人的活就不错了,谁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帮助别人。无论锄草割油菜还是割麦子收玉米我总是比别人慢,累得死去活来也完不成任务,经常受到队长的点名训斥。后来,张志壮便不做声地帮我干。他力气大,身体壮,总是比别人先干完活。每当我眼看着天要黑了,还干不完自己的活的时候,张志壮就从对面接我来了。他将我割不完的麦子,收不完的玉米都揽下来,陪我一起干完活才收工。有几次,我感激得泪都流了出来。这些事情我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的,当然,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我生病时他对我的帮助。

那天夜里,正睡着觉,我肚子疼了,疼得忍受不了。父母不在跟前,我感到害怕,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光在那里捂着肚子流泪。我的哼哼声惊醒了张志壮,他二话不说,背起我找到队上

的卫生员。卫生员说：“可能是急性阑尾炎，要送公社医院开刀。”

张志壮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个毛驴车，拉着我去了。公社医生说：“幸亏来的及时，再晚一点就麻烦了。”

张志壮用胳膊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松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疼得说不出话，望着张志壮，我觉得他是我最亲的人，我知道是他救了我这条命。

终于，在许多同学之后，最后一次招工轮到了我和张志壮。我们该回城了。这时，张志壮刚领过结婚证，正准备年底办喜事。我却看见张志壮闷闷不乐，一副哭丧的面容。

我问他：“该回家了，你怎么不高兴？”

他说：“这次我又走不了了，文件规定结了婚的知青不属于招工范围之内。”

果然，张志壮真是因为已婚而没有被招工。我一个人走了，留下了他。

回城后，我给张志壮写过几次信都没有见到回信，不知是他没有收到，还是因为他不愿回信。后来我又调到别的城市，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和张志壮都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

正当我焦急地盼着他快点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远处有个人拉着一个人力车费力地向小屋走来。我激动地站起身，顺田中小路向对方迎去。

我们距离三十米左右的时候，我发现对方不像张志壮，又瘦、又黑，像个小老头。一直到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我才确认他就是张志壮。我喊到：“志壮，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大伟啊！”

“大伟？是你啊，真是大伟啊！”他也认出了我，松开车把，高兴地紧握我的手。

我的眼睛模糊了，虚虚恍恍一大片，我松开手使劲擦着泪，我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他了。这个老同学，当年一起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也

抑制不住地流出了泪水。他太憔悴了，真是老了不少，被太阳晒得黝黑透红的脸膛上泛着亮光，额头、眼角边都布满了皱纹，皮肤更粗糙了，眼袋下垂着。多少年来，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保养自己，本来该发福了，他却明显地瘦了。

“志壮，这些年，你受苦了。”我的嗓音噎住了，伸手替他捡去他头发上的一根枯草。

“没啥，我不是好好的吗？身体比原来更结实了。”他强作笑脸。

“你拉的是什么？”我看见人力车上有一个好大的圆铁桶。

“水，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从村西头的水井拉的。走，回屋里去。”我在车后用力帮他推着。

到屋前，他将车上的水放出来一些，洗了几个番茄。

“吃吧。”他将两个番茄递到我手上。

我接过番茄咬了一口，问：“这番茄是你自己种的？”

“是的，怎么样，甜不甜？”他说。

我点头说：“甜。”确实，他种的番茄就是甜。

“不是吹的，我地里的番茄比村里谁家的都甜，个儿还大。”他说。

“你拉这一桶水能吃多长时间？”我问。

“两个星期吧，要是洗衣服就不够用了。不过我一个人很少洗衣服。”

我忽然想起他的家人，问：“家里就你一个人？”

“我和老婆离了，她带着女儿又嫁了，我一个人过了五年了。”他在洗一把小油菜。

“你为什么和她离婚？”我问。

“她嫌我穷。我还看不上她哩！她现在的男人还不如我！”张志壮什么时候都这样，张口就吹，张口就是别人不如他。他这个毛病可能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张志壮递给我一支烟，是市面上最劣等的纸烟，他自己在卷烟叶，我估计他过得不怎么样。我问：“这些年怎么样？收入还行吗？”

他说：“我过的好得很，光这块菜地每年都收入几万块。”我知道他又说大话了。这块菜地我刚才就看过了，野草比菜还长得旺，有一片地可能是地势高浇不上水，旱得土都露了出来。像这样种菜怎么能挣钱？不赔就算好的。

我从包里取出两条白沙牌烟和一个信封，对他说：“志壮，我这次来也没什么东西好带的，给你买了两条烟，还给你孩子带了一千块钱，你看着给侄女买点什么吧。”

他马上站起来拒绝道：“大伟，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困难，你把这些收起来。”

我坚持要给他，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烟我收下，这钱你拿回去，我不缺钱花，镇上的农业银行还有我不少存款呢。”

我说：“你的钱是你的，这点钱是给你女儿的，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别客气了，收下吧，我不可能再带回去。”

他推让了一番，也就接过去了，小心翼翼地装进了那布满灰垢的上衣口袋。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还振振有辞地说：“这些钱，我一分也不会要，都给我老婆，让她存起来，等女儿上大学再花。”

我问：“侄女上几年级了？”

他答：“六年级，就要升初中了。”

我又问：“学习怎么样？”

他答：“还可以吧，最差也要进前八名吧。”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否在吹，但我希望侄女不要像他，一定要比他强。

“你等我，我到村上买只公鸡，回来炖着吃。”说着，他起身就要走。

我赶紧拦住他：“随便吃点就行了，吃饱为原则嘛。”

他说：“那不行，我这里连一点肉星都没有，鸡蛋也吃光了，尽蔬菜怎么行？”

我说：“蔬菜怎么了，吃蔬菜胃里还舒服哩。”我说的是真话，这几

天同学聚会光吃肉，每个人交的二百块钱差不多都被吃掉了，吃得我现在都没有食欲。

张志壮听了我的劝，再没有说啥。他用干草生着火，烧了水，最后，他炒了两个菜，下的面条。我想他平时多是开水煮面条。

“其实，你这个人还是有一些理想和抱负的，不该成为现在这个样。”吃过饭后，我忍不住，还是说了这句话。下午我还要返回城里，临走前我得同他再说话。

他瞪起眼睛，说：“这个样？这个样怎么了？不比你们城里人差！你们住的楼房那么贵，得好几万吧？连做饭烧煤气都得花钱，有什么好？现在城里到处都在下岗，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工作了。我幸亏没回去，要不然我也要失业了。”

我说：“志壮，你不要抬杠，农村就是不如城市，你住的这间房子能同城市的楼房比吗？烧煤气花钱咋啦，你用过煤气没有？你知道有多方便吗？比你用干草生火快多了，等你把饭做熟，人家早就吃完饭做别的事情了。”

他说：“住楼房连上厕所都在家里，臭气熏天，做饭、吃饭、拉屎、尿尿都在一个屋里，能受得了吗？哪有我这里好？四处没人，随便什么地方蹲下就能干，空气又好，干完就走人。”

我笑了：“你怎么知道楼房上厕所臭气熏天？我们的卫生间干得很呐，比你睡觉的房子都干净，解完手放水一冲，什么味都没有。”

他说：“不可能，哪有厕所没有臭味的，我不相信。”

我说：“你不相信算球，我还懒得对你说呢！有机会你到我那住几天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问：“大伟，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答：“当工人。”

“没有下岗？”

“下岗了，可我又找了一份工作。”

“干什么的？”

“我原来就是车工，现在还是车工。”

“车工是干什么的？”

“说了你也不知道，以后等你到我那里再慢慢给你讲吧。”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一千多块吧。”

“那么多？”他吃惊地看着我，好像不相信。

我瞧他一眼：“这有什么？一千多块算什么？贫困户！比起你一年光蔬菜都能卖几万块钱差远了，连你的零头都不如。”我故意激他。

“唉。”他叹口气，仿佛在怨恨什么。

我给他甩过去一根烟，自己也点燃一支，说：“志壮，其实，最早的时候不光我不如你，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都不如你。你爱好体育，会那么多的乐器，又会唱，谁不羡慕你？那时候，我们想你肯定会考上艺术学院音乐系，小胖墩不就考上音乐系了吗？他现在在北京民乐团，成了笛子演奏家了，电视里的文艺节目经常演他，听说小胖墩还出过国，在维也纳演奏过。他当初就比你多坚持了两年，可你呢？一下乡就扔了，再不吹了。我们都知道，在学校时，你吹笛子比小胖墩强，你还比他会的乐器多。唉，看看现在，人家成了大音乐家，你呢？啥也不是！亏不亏？”

“我当初不是想考大学嘛？要复习嘛！”张志壮找理由。

我说：“是啊，我和你一起报考的大学，可是，我们复习的时候不用心。说是复习，每天就看那么一会儿书，看完后啥也没记住，那种复习法能考上大学吗？怪不得别人一个个都考走，剩下我们这些没用的人。”

他说：“是啊，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是没有用功复习，老是抱着一种幻想，总想碰运气，碰上几道自己会做的题。现在想想，真是太幼稚了。大伟，那时高考制度刚恢复，考题简单的没办法，尤其是第一年，对，是1977年底，那次试卷最简单，可我们还是没考上，真亏啊！”我说：“现在我们再后悔也晚了。”